



神元平人諸帝子孫列傳第二

魏書十四

上谷公紇羅神元皇帝之曾孫也初從太祖自

獨孤如賀蘭部招集舊戶得三百家與弟建議

勸賀訥推太祖為主及太祖登王位紇羅常翼

衛左右又從征伐有大功紇羅有援立謀特見

優賞及即帝位與弟建同日賜爵為公卒

子題少以雄武知名賜爵襄城公從征中山受

詔徇下諸郡撫慰新城皆變化樂業未進爵為王

擊慕容麟於義臺中流矢薨帝以人醫賈令陰光

為視療不盡行伏法

子悉龍降爵為襄城公平贈襄城王

建德公嬰文神元皇帝之後也少明辯有決斷  
太宗器之典出納詔命常執機要世祖踐阼拜  
護東夷校尉進爵建德公鎮遼西卒

真定侯陸神元皇帝之後也世祖時以武功頗  
蒙恩遇拜散騎常侍賜爵真定侯卒

陸曾孫軌字法寄稍遷洛陽令時天下多事軌  
佳以深刻遇下死多酷濫識者非之孝靜時

宮創制以軌為營構使除徐州刺史軌風望既  
陋又無學術雖歷名位時人輕之卒於州

武陵侯因章帝之後也從太祖平中原以功封  
曲逆侯世祖時改爵武陵

長樂王壽樂章帝之後也位選部尚書南安王  
改封長樂王高宗即位壽樂有授立功拜太宰  
大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矜功與尚書令長  
孫瀉侯爭權並伏法

望都公頽昭帝之後也隨太祖平中原賜爵望

都侯世祖以頽美儀容進止可觀使迎左昭儀於蠕蠕進爵為公卒

曲陽侯素延桓帝之後也以小統從太祖征討諸部初定并州為刺史太祖之驚於栢肆也并州守將封實負為逆素延斬之時太祖意欲撫悅新附悔參合之誅而素延殺戮過多坐免官中山平拜幽州刺史豪奢放逸左遷上谷太守後賜爵曲陽侯時太祖留心黃老欲以純風化俗雖乘輿服御皆去彫飾咸尚質儉而素延奢

侈過度太祖深銜之積其過因徵坐

順陽公郁桓帝之後也少忠正亢直初以羽林中郎內侍勤幹有稱高宗時位殿中尚書從高宗東巡臨海以勞賜爵順陽公高宗崩乙渾專權隔絕內外百官震恐計無所出郁率殿中衛士數百人從順德門入欲誅渾渾懼逆出問郁曰君入何意郁曰不見天子羣臣憂懼求見主上渾窘怖謂郁曰今大行在殯天子諒闇故未接百官諸君何疑遂奉顯祖臨朝後渾心規為

亂朝臣側目郁復謀殺渾為渾所誅顯祖錄郁忠正追贈順陽王諡曰簡

宜都王曰辰桓帝之後也初以羽林郎從太祖南伐至江高宗即位以勞累遷侍中尚書左僕射封南平公乙渾之謀亂也曰辰與兄郁議欲殺渾事泄被誅曰辰逃隱得免顯祖傳位有定策勳高祖即位遷司徒封宜都王除雍州刺史鎮長安曰辰性元直耿介不為朋黨朝臣咸憚之然好財利在州政以賄成有罪伏法雷討除

穆帝長子六脩少而兇悖穆帝五年遣六脩為前鋒與輔相衛雄范班及姬澹等救劉琨帝躬統大兵為後繼劉祭懼焚燒輜重突圍遁走縱騎追之殺傷甚眾帝因大獵於壽陽山陳閱皮肉山為變赤及晉懷帝為劉聰所執穆帝遣六脩與桓帝子普根率精騎助劉琨初穆帝少子此延有寵欲以為後六脩出居新平城而黜其母六脩有驎騮馬日行五百里穆帝欲取以給比延後六脩來朝穆帝又命拜比延六脩不

從穆帝乃坐比延於巳所乘步輦使人導從出  
遊六脩望見以爲穆帝謁伏路左及至乃是比  
延慙怒而去召之不還穆帝怒率衆伐之帝軍  
不利六脩殺比延帝改服微行民間有賤婦人  
識帝遂暴崩普根先守于外聞難率衆來赴攻  
六脩滅之

吉陽男比干太祖族弟也以司衛監討白澗丁  
零有功賜爵吉陽男後爲南道都將戰沒

江夏公呂太祖族弟也從世祖平涼州有功封

江夏公位外都大官委以朝政大見尊重卒贈  
江夏王陪葬金陵

高涼王孤平文皇帝之第四子也多才藝有志  
略烈帝之前元年國有內難昭成如襄國後烈  
帝臨崩顧命迎昭成立之社稷可安及崩羣臣  
咸以新有大故內外未安昭成在南來未可果  
比至之間恐生變詐宜立長君以鎮衆望次弟  
屈剛猛多變不如孤之寬和柔順於是大人梁  
蓋等殺屈共推孤孤曰吾兄居長自應繼位我

安可越次而處大業乃自詣鄴奉迎請身留爲  
質石虎義而從之昭成即位乃分國半部以與  
之薨

子斤失職懷怒構寔君爲逆死於長安太祖特  
以孤勲高追封高涼王諡曰神

斤子真樂頻有戰功後襲祖封太宗初改封平

陽王薨

子禮襲本爵高涼王薨諡懿王

子那襲爵拜中都大官驍猛善戰和平初坐

事伏法顯祖即位追那功命子統紹封薨

子大曹性愿直高祖時諸王非太祖子孫者例

降爵爲公以大曹先世讓國功重曾祖樂真勲

著前朝改封太原郡公卒無子國除世宗又以

大曹從兄子洪威紹恭謙好學爲潁川太守有

政績孝靜初在潁川聚衆應關西齊獻武王遣

將討平之

禮弟陵世祖賜爵襄邑男進爵爲子卒

子瓌位柔玄鎮司馬

瓌子鷲字孔雀容兒魁壯虜帶十圍爲羽林隊  
仗副高祖末以征討有功賜爵晉陽男累遷領  
軍畿部都督武泰元年尔朱榮至河陰殺戮朝  
士鷲與榮共登高冢俯而觀之自此後與榮合  
元顥之逼也鷲從駕北迎既到河內欲入城鷲  
奏曰河內晝則閉門夜引駕入此之意趣難以  
測量本圖有在願便發邁帝從之前至長子以  
尔朱榮赴援除鷲車騎將軍封華山王莊帝既  
殺尔朱榮榮從子兆爲亂帝欲率諸軍親討鷲  
與兆陰通乃勸帝曰黃河萬仞寧可卒渡帝遂  
自安及兆入殿鷲又約止衛兵帝見逼京邑破  
皆由鷲之謀孝靜初入爲大司馬加侍中鷲有  
武藝木訥少言性方厚每息直省闔雖暑月不  
解衣冠曾於侍中高岳之席咸陽王坦恃力使  
酒陵侮一坐衆皆下之不敢應答坦謂鷲曰我  
雀老武官何因得王鷲即荅曰斬反人元愔首  
是以得之衆皆失色鷲怡然如故興和二年薨  
贈假黃鉞尚書令司徒公



子大器襲爵後與元瑾謀害齊文襄王見害  
孤孫度太祖初賜爵松滋侯位比部尚書卒  
子乙斤襲爵襄陽侯顯祖宗舊齒拜外都大官  
甚見優重卒

子平字楚國襲世爵松滋侯以軍功賜艾陵男  
卒

子萇高祖時襲爵松滋侯例降侯賜艾陵伯萇  
性剛毅雖有吉慶事未嘗開口而笑高祖遷都  
萇以代尹留鎮除懷朔鎮都大將因別賜萇酒

雖拜飲而顏色不泰高祖嘗問公一生不笑今  
方隔山當為迭笑竟不能得高祖曰五行之氣  
偏有所不入六合之間亦何事不有左右見者  
無不扼腕大笑世宗時為北中郎將帶河內太  
守萇以河橋船短路狹不便行旅又秋水汎漲  
年常破壞乃為船路遂廣疑空車從京出者率  
令輸石一雙累以為岸橋闊來往便利近橋諸  
郡無復勞擾公私賴之歷位度支尚書侍中雍  
州刺史卒諡曰成萇中年以後官位微達乃自

尊倨閨門無禮昆季不穆性又貪虐論者鄙之  
長子子華字伏榮襲爵孝莊初除齊州刺史先  
是州境數經反逆邢杲之亂人不自保而子華  
撫集豪右委之管籥眾皆感悅境內帖然而生  
甚褊急當其急也口不擇言手自捶擊長吏鄭  
子湛子華親友也見侮罵逐即去之子華雖自  
悔厲終不能改在官不爲矯潔之行凡有餽贈  
者解多受少故人不厭其取鞠獄訊囚務加仁  
恕齊人樹碑頌德後除濟州刺史尔朱兆之入

洛也齊州城人趙洛周逐刺史丹陽王蕭贇表  
濟南太守房士達攝行州事洛周子元顯先隨  
子華在濟州邀路改表請子華復爲齊州刺史  
子華母房氏曾就親人飲食夜還大吐人以為  
中毒甚憂懼子華遂掬吐盡噉之其母乃安尋  
以母憂還都孝靜初除南兖州刺史弟子思通  
便關西朝廷使右衛將軍郭瓊收之子思謂瓊  
僕曰速可見殺何爲久執國士子華謂子思曰  
由汝羸疏令我如此以頭叩床涕泣不自勝子

思以手將鬚顧謂子華曰君惡體氣尋與子思俱死於門下外省

子思字衆念性剛暴恒以忠烈自許元天穆當朝權以親從薦爲御史中尉先是兼尚書僕射元順奏以尚書百揆之本至於公事不應送御史至子思奏曰案御史令云中尉督司百察治書侍御史糾察禁內又云中尉出行車輻前驅除道一里王公百辟避路時經四帝前後中尉二十許人奉以周旋未曾暫廢府寺臺省並從

此令唯肅宗之世爲臨洮舉及故兼尚書左僕射臣順不肯與名又不送簿故中尉臣酈道元舉而奏之而順復啓云尚書百揆之本令僕納言之貴不宜下隸中尉送名御史尋亦蒙勅聽如其奏從此迄今使無準一臣初上臺具見其事意欲申詩決議但以權兼未宜便尔日復一日遂歷炎涼去月朔旦臺移尚書索應朝名帳而省稽留不送尋復移催并主吏忽爲尚書郎中裴獻伯後注云案舊事御史中尉逢臺郎於

魏書傳二  
複道中尉下車執板郎中車上舉手禮之以此  
而言明非敵體臣既見此深爲怪愕旋省二三  
未解所以正謂都省別被新式改易高祖舊命  
即遣移問事何所依又獲尚書郎中王元旭報  
出蔡氏漢官似非穿鑿始知裴王亦規壞典謨  
兩人心欲自矯臣案漢書宣秉傳云詔徵秉爲  
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俱會殿庭並專  
席而坐京師號之爲三獨坐又尋魏書崔琰傳  
晉文陽傳傳嘏傳皆云既爲中丞百寮震悚以

此而言則中丞不揖省郎蓋已久矣憲臺不屬  
都堂亦非今日又尋職令云朝會失時即加彈  
糾則百官簿帳應送上臺灼然明矣又皇太子  
以下違犯憲制皆得糾察則令僕朝名宜付御  
史又亦彰矣不付名至否臧何驗且順專執未  
爲平通先朝曲遂豈是正法謹案尚書郎中臣  
裴獻伯王元旭等望班士流早參清宦輕弄短  
札斐然若斯苟執異端忽焉至此此而不綱將  
隳朝令請以見事免獻伯等所居官付法科處

尚書納言之本令僕百揆之要同彼浮虛助之  
乖失宜明首從節級其罪詔曰國異政不可據  
之古事付司檢高祖舊格推處得失以聞尋從  
子思奏仍為元天穆所忿遂停元顥之敗封安  
定縣子孝靜時位侍中而死

長弟珍字金省襲爵艾陵男世宗時曲事高肇  
遂為帝寵昵彭城王勰之死珍率壯士害之後  
卒於尚書左僕射

平弟長生位游騎擊將軍卒孝莊時以子天穆

### 賈盛贈司空

天穆性和厚美形兒善射有能名年二十起家  
員外郎六鎮之亂尚書令李崇廣陽王深北討  
天穆奉使慰勞諸軍路出秀容介朱榮見其法  
令齊整有將領氣深相結託約為兄弟未幾榮  
請天穆為行臺朝廷不許改授別將令赴秀容  
是時北鎮紛亂所在蜂起六鎮蕩然無復蕃捍  
惟榮當職路衝招聚散亡天穆為榮腹心除并  
州刺史及榮赴洛天穆參其始謀乃令天穆留

後爲之繼援莊帝踐阼天穆以榮之眷昵特除  
太尉封上黨王徵赴京師榮之討葛榮詔天穆  
爲前軍都督率京師之衆以赴之榮擒葛榮天  
穆增封通前三万户尋監國史錄尚書事開府  
世襲并州刺史初杜洛周鮮于脩禮爲寇瀛冀  
諸州人多避亂南向幽州前北平府主簿河間  
邢杲擁率部曲屯據鄭城以拒洛周葛榮垂將  
三載及廣陽王深等敗後杲南度居青州北海  
界靈太后詔流人所在皆置命屬郡縣選豪右

爲守令以撫鎮之時青州刺史元世雋尚表置新  
安郡以杲爲太守未報會臺甫休疑簡授郡縣  
以杲從子子瑤負蔭居前乃授河間太守杲深  
耻恨於是遂反所在流人先爲土人凌忽聞杲  
起逆率來從之旬朝之間衆踰十方劫掠村塢  
毒害民人齊人號之爲蝥榆賊先是河南人常  
笑河北人好食榆葉故因以號之杲東掠光州  
盡海而還又破都督李叔仁軍詔天穆與齊獻  
武王討大破之杲乃請降傳送京師斬之增天

穆邑萬戶時元顥乘虛陷榮陽天穆聞莊帝北  
巡自畢公壘北渡會車駕於河內尔朱榮以天  
時炎熱欲還師天穆苦執不可榮乃從之莊帝  
還宮加太宰羽葆鼓吹增邑通前七萬戶天穆  
以疎屬本無德望憑藉尔朱爵位隆極當時燠  
然朝野傾悚王公已下每旦盈門受納財貨珍  
寶充積而寬柔容物不甚見疾於時莊帝以其  
榮黨外示寵敬詔天穆乘車馬出入大司馬門  
天穆與榮相倚情寄特甚榮常以兄禮事之而

尔朱世隆寺雖榮子姪位遇已重畏憚天穆俯  
仰承迎天穆嘗言世隆之失榮即如杖其相親  
任如此莊帝內畏惡之與榮同時見殺前廢帝  
初贈丞相柱國大將雍州刺史假黃鉞諡曰武  
昭  
子儼襲美才兒位都官尚書及齊受禪聞勅召  
假病遊怖而卒

西河公敦平文帝之曾孫也太祖初從征被豎  
執銳名冠諸將後從征中山所向無前太宗特

拜中都大官世祖時進爵西河公寵遇彌篤卒  
子撥襲

司徒石平文帝之玄孫也忠勇有膽略尤善騎  
射從世祖南討至爪哇位尚書令雍州刺史歷  
比部侍郎華州刺史累遷征南大將軍卒贈司  
徒公

武衛將軍謂烈帝之第四子也寬雅有將略常  
從太祖征討有功除武衛將軍後謝老歸家顯  
祖善禮遇之賜几杖服物致膳於第卒賜祕器

子烏真膂力絕人隨太祖征代屢有戰功官至  
鉅鹿太守

子興都聰敏剛毅高宗時爲河間太守賜爵樂  
城子爲政嚴猛百姓憚之顯祖初以子不貴重  
進爵樂城侯謝老歸家顯祖益禮之賜几杖服  
物致膳於第其妻婁氏爲東陽王太妃卒追贈  
定州刺史河間公諡曰宣

子提襲父侯爵

提弟丕世祖擢拜羽林中郎從駕臨江賜爵興



平子顯祖即位累遷侍中丞相乙渾謀反不以  
奏聞詔丕師元賀牛益得收渾誅之遷尚書令  
改封東陽公高祖時封東陽王拜侍中司徒公  
時有諸疑事三百餘條劾丕制決率皆平允丕  
子超生車駕親幸其第時加賞賜以執心不二  
詔賜丕八八議傳示子孫犯至百聽責數怒之  
放其同籍丁口雜使役調未受復除若有姦邪  
人方便讒毀者即加斬戮尋遷太尉錄尚書事  
時淮南王他淮陽王尉元河東王苟頽並以舊

老見禮每有大事引入禁中乘步挽杖于朝進  
退相隨丕他元三人皆容兒壯偉嘗帶十圍大  
耳秀眉鬚鬢斑白百寮觀瞻莫不祇聳唯苟頽  
小為短劣姿望亦不逮之高祖文明太后重年  
敬舊存問周渥賜以珍寶不聲氣高祖博記國  
事饗讌之際恒居坐端必抗立日大言叙列既往  
成敗帝后敬納焉然諂事要人驕侮輕賤每見  
王叡苻承祖常傾身下之時文明太后為王叡  
造宅故亦為丕造甲第第成帝后親幸之率百

官文武饗落焉使尚書令主叡宣詔賜丕金印  
 一紐太后親造勸戒歌辭以賜羣官丕上疏贊  
 謝太后令曰臣哉隣哉隣哉臣哉若則亡逸於  
 上臣則履冰於下若能如此太平豈難致乎及  
 丕妻段氏卒諡曰恭妃又特賜丕金券高祖文  
 明太后引見公卿於皇信堂太后曰今京師旱  
 儉欲聽飢貧之人出關逐食如欲給過所恐積  
 延時日不救災窘若任其外出復慮姦良難辨  
 卿等可議其所宜丕議諸曹下大夫以上人各

將二吏別掌給過所州郡亦然不過三日給之  
 便訖有何難也高祖從之四日而訖丕請立東  
 宮詔曰年尚幼小有何急之丕曰臣身在西夕  
 思觀盛禮於臣實急不許後例降王壽封平陽  
 郡公來致仕詔不許及車駕南伐丕與廣陵王  
 羽留守京師並加使持節詔丕羽曰留守非賢  
 莫可太尉年尊德重位摠阿衡羽朕之懿弟溫  
 柔明斷故使一人留守京邑授以二節賞罰在  
 手其祇允成憲以稱朕心不對曰謹以死奉詔

羽對曰太尉宜專節度臣但可副貳而已高祖曰老者之智少者之決何得辭也及高祖還代丕請作歌詔許之歌訖高祖曰公傾朕還車故親歌述志今經構既有次第故暫還舊宮願後時亦同茲適及高祖欲遷都臨太極殿引見留守之官大議乃詔丕等如有所懷各陳其志蔡州刺史穆羅進曰移都事大如臣愚見謂爲未可高祖曰卿便言不可之理羅曰北有榆狁之寇南有稽勑木賔西有吐谷渾之阻東有高句

麗之難四方未平九區未定以此推之謂爲不可征伐之舉要須戎馬如其無馬事不可克高祖曰卿言無馬此理粗可馬常出北方厩在此置卿何慮無馬今代在恒山之北爲九州之外以是之故遷于中原羅曰臣聞黃帝都涿鹿以此言之古昔聖王不必悉居中原高祖曰黃帝以天下未定居于涿鹿既定之後亦遷于河南尚書于臬曰臣誠不識古事如聞百姓之言先皇建都於此無何欲移以爲不可中原其如是

所由擬數有篡奪自建邑平城以來與天地並  
固日月齊明臣雖管見膚淺性不昭達終不以  
恒代之地而擬伊洛之美但以安土重遷物之  
常性一旦南移懼不樂也不曰陛下去歲親御  
六軍討蕭氏至洛遣任城王澄宣旨勅臣等議  
都洛初奉恩旨心情惶越凡欲遷移當訊之下  
筮審定吉否然後可高祖謂不曰往在鄴中司  
徒公誕咸陽王禧尚書李冲等皆欲請龜占移  
洛吉凶之事朕時謂誕等曰昔周邵卜宅伊洛

乃識至兆今無若斯之人卜亦無益然卜者所  
以決疑此既不疑何須卜也昔軒轅卜兆龜焦  
卜者請訪諸賢哲軒轅乃問天老天老謂為善  
遂從其言終致昌言然則至人之量未然審於  
龜矣朕既以四海為家或南或北遲速無常南  
移之民朕自多積念儲不令窘乏不曰臣仰奉  
慈詔不勝喜舞高祖詔羣官曰卿等或以朕無  
為移徙也昔平文皇帝棄背率土昭成營居盛  
樂太祖道武皇帝神武應天遷居平城朕雖虛

寡幸屬勝殘之運故移宅中原肇成皇宇卿等  
當奉先君今德光迹洪規前懷州刺史青龍前  
秦州刺史呂受恩等仍守愚固帝皆撫而荅之  
辭屈而退帝又將北巡不遷太傅錄尚書事頻  
表固讓詔斷表悉就家拜授及車駕發代丕留  
守詔曰中原始稱漢朕營視在代之事一委太  
傅賜上所乘車馬往來府省不雅愛本風不達  
新式至於變俗遷洛改官制服禁絕舊言皆所  
不願高祖知其如此亦不逼之但誘示大理令

其不生同異至於衣冕已行朱服列位而丕猶  
常服列在坐隅晚乃稍加弁帶而不能脩飾容  
儀高祖以丕年衰體重亦不強責及罷降非太  
祖子孫及異姓王者雖較於公爵而利享封邑  
亦不快疑高祖南征丕表乞少留思更圖後舉  
會司徒馮誕薨詔六軍反旆丕又以熙薨于代  
都表求變駕親臨詔曰今洛邑摩構踣堊成勞  
開闢暨今豈有以天子之重遠赴舅國之喪朕  
縱欲爲孝其如大孝何縱欲爲義其如大義何

天下至重君臣道懸豈宜苟相誘引陷君不德  
令僕已下可付法官貶之又詔以丕爲都督領  
并州刺史後詔以平陽畿甸改封新興公初李  
冲又德望所屬旣當時貴要有杖情疑遂與子  
超娶冲兄女即伯尚妹也不前妻子隆同產數  
人皆與別居後得宮人所生同宅共產父子情  
因此偏不父子大意不樂遷洛高祖之發平城  
太子恂留於舊宮及將還洛隆與超等密謀留  
恂因舉兵斷關規據陘北時丕以老居并州雖

不預其始計而隆超咸以告丕丕外慮不成口  
雖致難心頗然之及高祖幸平城推穆恭等首  
謀隆兄弟並是黨丕亦隨駕至平城每於測問  
令不坐觀隆超與元業等兄弟並以謀逆伏誅  
有司奏處擊戮詔以丕應連坐但以先許不死  
之詔躬非染逆之身聽免死仍爲太原百姓其  
後妻二子聽隨隆超母弟及餘庶兄弟皆徙敦  
煌丕時年垂八十猶自平城力載隨駕至洛陽  
高祖每遣左右慰勉之乃還晉陽高祖崩丕自

并州來赴世宗引見之以丕舊老禮有加焉尋  
勅留洛陽後宴于華林都亭特令二子扶持生  
起丕仕歷六世垂七十年位極公輔而還爲民  
庶然猶心戀京邑不能自絕人事尋詔以丕爲  
三老景明四年薨年八十二詔贈左光祿大夫  
冀州刺史謚曰平  
長子隆先以反誅  
隆弟乙升超亦同誅  
超弟雋嘗並有軍功雋封新安縣男嘗封涇縣

男

淮陵侯大頭烈帝之曾孫也善騎射擢爲內  
郎從世祖有戰功賜爵高宗初封淮陵性謹密  
帝甚重之位寧北將軍遷右將軍卒贈高平公  
謚曰烈

河間公齊烈帝之玄孫也少雄傑魁岸世祖愛  
其勇壯引侍左右從征赫連昌世祖馬蹶賊衆  
逼帝齊以身蔽捍決死擊賊賊乃退世祖得上  
馬是日微齊世祖幾至危殆世祖以微服入其

城齊固諫不許乃與數人從世祖入城內既覺諸門悉閉世祖及齊等因入其宮中得婦人裙繫之槩上世祖乘而上因此得拔齊有力焉賜爵浮陽侯從征和龍以功拜尚書進爵為公後與新興王俊討禿髮保周坐事免官爵劉義隆將裴方明陷仇池世祖復授齊前將軍與建興公古弼討之遂剋仇池威振羌氏復賜爵河間公與武都王楊保宗對鎮駱谷時保宗弟文德說保宗閉險自固有期秦州主簿邊因知之

密告齊晨詣保宗呼曰古弼至欲宣詔保宗出齊叱左右扶保宗上馬馳驛送臺諸氏遂推文德為主求援於劉義隆義隆遣將房亮之苻昭啖龍等率眾助文德齊擊斬殺龍擒亮之氏遂平以功拜內都大官卒諡曰敬

長子陵襲爵陵性抗直天安初為乙渾所害

陵弟蘭以忠謹見寵高祖初賜爵建陽子卒於

武川鎮將

子志字猛略少清辯強幹歷覽書傳頗有文才



為洛陽令不避強禦與御史中尉李彪爭路俱  
 入見面陳得失彪言御史中尉避承華車蓋駐  
 論道劔鼓安有洛陽縣令與臣抗衡志言神鄉  
 縣主普天之下誰不編戶豈有俯同眾官避中  
 尉高祖曰洛陽我之豐沛自應分路揚鑣自今  
 以後可分路而行及出與彪折尺量道各取其  
 半高祖謂邢巒曰此兒竟可所謂王孫公子不  
 縷自彫巒曰雪路枝霜條故多勁節非巒則鳳其  
 在本枝也貞外郎馮俊昭儀之弟恃勢恣搗所

部里正志令主吏收繫處刑除官由此忤旨左  
 遷大尉主簿俄為從事中郎車駕南征高祖微  
 服觀戰所有箭欲犯帝志以身障之高祖便得  
 免矢中志目因此一目喪明以志行恒州事世  
 宗時除荊州刺史還朝御史中尉王顯奏志在  
 州日抑買良人為婢兼刺計供會赦免肅宗初  
 兼廷尉卿後除揚州刺史賜爵建忠伯志在州  
 威名雖減李崇亦為荆楚所憚尋為雍州刺史  
 晚年耽好聲伎在揚州日侍側將百人器服珍

林伯

麗冠於一時及在雍州逾尚華後聚斂無極聲  
名遂損及莫折念生反詔志爲西征都督討之  
念生遣其弟天生屯龍口與志相持爲賊所乘  
遂棄大衆奔還岐州賊遂攻城劫其裴芬之疑  
城人與賊潛通將盡出之志不聽城人果開門  
引賊鏖志及芬之送念生見害前廢帝初贈尚  
書僕射大保

扶風公處真烈帝之後也少以壯烈聞位殿中  
尚書賜爵扶風公委以大政甚見尊禮吐京胡

曹僕渾等叛招引朔方胡爲援處真與向涼王  
那等討滅之性貪婪在軍烈暴坐事伏法

文安公泥國之踈族也性忠直壯烈有智畫太  
祖厚遇之賜爵文安公拜安東將軍卒

子屈襲爵太宗時居門下出納詔命性明敏妻  
奏事每合上言賜爵元城侯加功勞將軍與南  
平公長孫嵩白馬侯崔玄伯等並決獄訟太宗  
東巡命屈行右丞相山陽侯奚斤行左丞相命  
掌軍國甚有聲譽後吐京胡與離石胡出以兵

等叛置主將校外引赫連屈丐屈督會稽公劉  
潔永安侯魏勤捍之勤沒於陳潔墜馬胡執送  
屈丐唯屈衆猶存太宗以屈沒失二將欲斬之  
時并州刺史元六頭荒淫怠事乃赦屈令攝州  
事屈縱酒頗廢政事太宗積其前後失檻車徵  
還斬於市

子磨渾少爲太宗所知元紹之逆也太宗潛隱  
於外磨渾與叔孫俊詐云太宗所在紹使帳下  
二人隨磨渾往規爲逆磨渾既得出便縛帳下  
詣太宗斬之太宗得磨渾大喜因爲羽翼以冀  
賜爵長沙公拜尚書出爲定州刺史卒

神元平文諸帝子孫列傳第一 魏書十四

魏收書神元平文諸帝子孫列傳亡後人補  
以北史又取高氏小史附益之後卷魏收舊  
史亡者皆放此

昭成子孫列傳第三

魏書十五

寔君者昭成皇帝之庶長子也性愚戇安忍  
 仁昭成季年苻堅遣其行唐公苻洛等來寇南  
 境昭成遣劉庫仁逆戰於石子嶺昭成時不勝  
 不能親勒衆軍乃率諸部避難陰山度漠北高  
 車四面寇抄復度漠南苻洛軍退乃還雲中初  
 昭成以弟孤讓國乃以半部授孤孤卒子斤失  
 職懷怨欲伺隙為亂是時獻明皇帝及秦明王  
 翰皆先終太祖年六歲昭成不豫慕容后子闕

魏書傳二

命

婆等雖長而國統未定斤因是說寔君曰帝將  
立慕容所生而懼汝為變欲先殺汝是以頃日  
以來諸子戎服夜持兵仗遶汝廬舍伺便將發  
吾愍而相告時苻洛等軍猶在君子津夜常警  
備諸皇子挾仗徬徨廬舍之間寔君視察以斤  
言為信乃率其屬盡害諸皇子昭成亦暴崩其  
夜諸皇子婦及宮人奔告苻洛軍堅將李柔張  
蚝勒兵內逼部眾離散苻堅聞之召燕鳳問其  
故以狀對堅曰天下之惡一也乃執寔君及斤

輓之於長安西市

寔君孫勿期任定州刺史賜爵林慮侯卒

子六壯真定侯

秦明王翰昭成皇帝第三子少有高氣年十五  
便請率騎征討帝壯之使領二千騎及長統兵  
號令嚴信周旋征討多有剋捷建國十年卒太  
祖即位追贈秦王諡曰明

子儀長七尺五寸容貌甚偉美鬚髯有筭略少  
能舞劍騎射絕人太祖幸賀蘭部侍從出入登

婆等雖長而國統未定斤因是說寔君曰帝將  
立慕容所生而懼汝為變欲先殺汝是以頃日  
以來諸子戎服夜持兵仗遶汝廬舍伺便將發  
吾愍而相告時苻洛等軍猶在君子津夜常警  
備諸皇子挾仗徬徨廬舍之間寔君視察以斤  
言為信乃率其屬盡害諸皇子昭成亦暴崩其  
夜諸皇子婦及宮人奔告苻洛軍堅將李柔張  
蚝勒兵內逼部眾離散苻堅聞之召燕鳳問其  
故以狀對堅曰天下之惡一也乃執寔君及斤

輓之於長安西市

寔君孫勿期任定州刺史賜爵林慮侯卒

子六壯真定侯

秦明王翰昭成皇帝第三子少有高氣年十五  
便請率騎征討帝壯之使領二千騎及長統兵  
號令嚴信周旋征討多有剋捷建國十年卒太  
祖即位追贈秦王諡曰明

子儀長七尺五寸容貌甚偉美鬚髯有筭略少  
能舞劍騎射絕人太祖幸賀蘭部侍從出入登

國初賜爵九原公從破諸部有謀戰功及太祖  
將圖慕容垂遣儀觀豐垂問儀太祖不自來之  
意儀曰先人以來世據北土子孫相承不失其  
舊乃祖受晉正朔爵稱代王東與燕世為兄弟  
儀之奉命理謂非失垂壯其對因戲曰吾威加  
四海卿主不自見吾云何非失儀曰燕若不脩  
文德欲以兵威自強此乃本朝將帥之事非儀  
所知也及還報曰垂死乃可圖今則未可太祖  
作色問之儀曰垂年已暮其子寶弱而無威謀

不能決慕容德自負才氣非弱主之臣豐將內  
起是可計之太祖以為然後改封平原公太祖  
征衛辰儀出別道獲衛辰尸傳首行宮太祖大  
喜徙封東平公命督屯田於河北自五原至柘  
陽塞外分農稼大得人心慕容寶之寇五原儀  
攝據朔方要其還路及并州平儀功多遷尚書  
令從圍中山慕容德之敗也太祖以普麟妻周  
氏賜儀并其僮僕財物尋遷都督中外諸軍事  
左丞相進封衛王中山平復遣儀討鄴平之太

祖將還代都置中山行臺詔儀守尚書令以鎮之遠近懷附尋徵儀以丞相入輔又從征高車儀別從西北破其別部又從討姚平有功賜以綉布綿牛馬羊等儀膂力過人弓力將十石陳留公虔稍大稱異時人云衛王弓桓王稍世祖之初育也太祖喜夜召儀入太祖曰卿聞夜喚乃不怪懼乎儀曰臣推誠以事陛下陛下明察臣輒自安忽奉夜詔怪有之懼實無也太祖告以世祖生儀起拜而歌舞遂對飲申旦召羣臣

入賜儀御馬御帶練錦等先是上谷侯岌張衮代郡許謙等有名于時學博今古初來入國聞儀待士先就儀儀並禮之共談當世之務指畫山河分別城邑成敗要害造次備舉謙等歎服相謂曰平原公有大才不世之略吾等當附其尾太祖以儀器饗待之尤重數幸其第如家人禮儀矜功恃寵遂與宜都公穆宗謀為亂伏武士伺太祖欲為逆宗子遂留在伏士中太祖召之將有所使遂留聞召恐發踰牆告狀太祖祕



而怒之天賜六年天文多變占者云當有逆臣  
伏尸流血太祖惡之頗殺公卿欲以厭當天災  
儀內不自安單騎遁走太祖使人追執之遂賜  
死葬以庶人禮儀十五子

子纂五歲太祖命養於宮中少明敏動止有禮  
太祖愛之恩與諸皇子同世祖踐阼除定州刺  
史封中山公進爵為王賜步挽几以優異之纂  
好酒愛佞政以賄成世祖殺其親嬖以後悔過  
脩謹拜內大將軍居官清約簡慎更稱廉直纂

於宗屬最長宗室有事咸就諮焉薨諡曰簡  
纂弟良性忠篤太宗追錄儀功封南陽王以  
儀後

良弟幹機晤沈勇善弓馬少有父風太宗即位  
拜內將軍都將入備禁中太宗出遊於白登之  
東北幹以騎從有雙鴟飛鳴於上太宗命左右  
射之莫能中鴟旋飛稍高幹自請射之以二箭  
下雙鴟太宗嘉之賜御馬弓矢金帶一以旌其  
能軍中於是號曰射鴟都將從世祖南巡進爵

新蔡公高宗即位拜都官尚書卒諡曰昭  
子禎通解諸方之語便騎射世祖時爲司衛監  
從征蠕蠕忽遇賊別部多少不敵禎乃就山解  
鞬放馬以示有伏賊果疑而避之高祖初賜爵  
沛郡公後拜南豫州刺史大胡山蠻時時鈔掠  
前後守牧多羈縻而已禎乃設畫石新蔡襄城  
蠻魁三十餘人禎盛武裝於州西爲置酒使之  
觀射先選左右能射者二十餘人禎自發數箭  
皆中然後命左右以次而射並中先出一囚犯

死罪者使服軍衣亦參射限命射不中禎即責  
而斬之蠻魁等伏畏威相視股慄又禎教左  
右取死囚十人皆著蠻衣云是鈔賊禎乃臨坐  
僞舉目瞻天微有風動禎謂蠻曰風氣小暴似  
有鈔賊入境不過十人當在西南五十里許即  
命騎追掩果縛送十人禎告諸蠻曰尔鄉里作  
賊如此合死以不蠻等皆叩頭曰合万死禎即  
斬之乃遣蠻還并加慰諭諸蠻大服自是境無  
暴掠淮南之人相率投附者二千餘家置之城

東汝水之側名曰歸義坊初豫州城豪胡丘生  
數與外交通及禎為刺史丘生嘗有犯懷恨圖  
為不軌詐以婚進城人告云刺史欲遷城中大  
家送之向代共謀翻城城人石道起以事密告  
禎速掩丘生并諸預謀者禎曰吾不負人人何  
以叛但丘生誑誤若即收掩眾必大懼吾靜以  
待之不父自當悔服語未訖而城中三百人自  
縛詣州門陳丘生誑誑之罪丘生單騎逃走禎  
恕而不問後徵為都牧尚書薨贈侍中儀同三

司諍簡公有八子

第五子瑞初瑞母尹氏有娠致傷後晝寢夢一  
老翁具衣冠告之曰吾賜汝一子女勿憂之寤  
而私喜又問筮者筮者曰大吉未幾而生瑞禎  
以為協夢故名瑞字天賜位太中大夫卒贈太  
常卿

儀弟烈剛武有智略元紹之逆百寮莫敢有聲  
惟烈行出外詐附紹慕執太宗紹信之自延秋  
門出遂迎立太宗以功進爵陰平王薨諡曰熹

子裘襲

烈弟觚勇略有膽氣少與兄儀從太祖侍衛左右使於慕容垂垂末年政在羣下遂止觚以求賂太祖絕之觚率左右數十騎殺其出而將走歸為慕容寶所執歸中山垂待之逾厚觚因留心學業誦讀經書數十萬言垂之國人咸稱重之太祖之討中山慕容普麟既自立遂害觚以固衆心太祖聞之哀慟及平中山發普麟棺斬其尸收議害觚者其罪同等皆夷五族以大刃剗殺之乃改葬觚追諡秦愍王封子蔓為豫章王以紹觚

常山王遵昭成王壽鳩之子也少而壯勇不拘小節太祖初有佐命勲賜爵略陽公慕容寶之敗也別率騎七百邀其歸路由是有參合之捷及平中山拜尚書左僕射加侍中領勃海之合口及博陵勃海羣盜起遵討平之遷州牧討常山王遵好酒天賜四年坐醉亂失禮於太原公主賜死葬以庶人禮

子素太宗從母所生特見親寵少引內侍頻歷  
顯宮賜爵尚安公拜外都大官世祖初復襲爵  
休屠郁原等叛素討之斬渠率徙千餘家於涿  
鹿之陽立平源郡以處之及平統萬以素有威  
懷之略拜假節征西大將軍以鎮之後拜內都  
大官高宗即位務崇虛允征罷諸雜調有司奏國  
用不足固請復之惟去去曰臣聞百姓不足君孰  
與足帝善而從之詔羣臣議定皇子名素及司  
徒陸麗議曰古帝王之制名其體有五有信有

義有象有假有類伏惟陛下當盛明之運應昌  
發之期誕生皇子宜以德命高宗從之素宗屬  
之懿又年老帝每引入訪以治國政事固辭疾  
歸第雅性方正居官五十載終始如一時論賢  
之薨諡曰康陪葬金陵配饗廟庭

長子可悉陵年十七從世祖獵遇一猛虎陵遂  
空手搏之以獻世祖曰汝才力絕人當爲國立  
事勿如此也即拜內行阿干又從平涼州沮渠  
茂虔令一驍將與陵相擊兩槊皆折陵抽箭射

之墜馬陵恐其救至未及拔劍以刀子戾其頸  
使身首異處世祖壯之即日拜都幢將封暨陽  
子卒于中軍都將

弟陪斤襲爵坐事國除

陪斤子昭小字阿倪尚書張彝引兼殿中郎高  
祖將爲齊郡王蘭舉哀而昭乃作官懸高祖大  
怒詔曰阿倪愚騃誰引爲郎於是黜彝白衣守  
尚書昭遂停廢世宗時昭從弟暉親寵用事稍  
遷左丞世宗崩于忠執政昭爲黃門郎又曲事

之忠專權擅威枉陷心賢多昭所指導也靈太  
后臨朝爲尚書河南元龍而佞戾理務峭急所  
在患之尋出爲雍州刺史又在州貪虐大爲人害  
後入爲尚書諂事劉騰進號征西將軍卒贈尚  
書左僕射納貨元義所以贈禮優越

昭子玄字彥道以節儉知名莊帝時爲洛陽令  
及前廢帝即位玄上表乞葬莊帝時議善之後  
除尚書左丞出帝即位以孫騰爲左僕射騰即  
齊獻武王心膂仗入省玄依法舉劾當時咸爲

玄懼出帝重其強正封臨淄縣子後從帝入關  
昭弟紹字醜倫少聰慧遷尚書右丞紹斷決不  
避強禦世宗詔公檢趙脩獄以脩佞辛因此遂  
加杖罰令其致死帝責紹不重聞紹曰脩姦佞  
甚於董賢臣若不因釁身除之恐陛下復被哀帝  
之名以其言遂不罪焉及出廣平王懷拜紹  
賀曰阿翁乃皇家之正直雖朱雲汲黯何以仰  
過紹曰但恨戮之稍晚以為愧耳卒於涼州刺  
史

陪斤弟忠字仙德少沈厚以忠謹聞高祖時累  
遷右僕射賜爵城陽公加侍中鎮西將軍有翼  
贊之勤百寮咸敬之太和四年病篤亂退養疾  
於高柳輿駕親送都門之外賜雜絲二百匹羣  
寮侍臣執別者莫不涕泣及卒皆悼惜之諡曰  
宣命有司為立碑銘有十七子  
子盛字始興襲爵位謁者僕射卒

盛弟壽興少聰慧好學世宗初為徐州刺史在  
官貪壹失於人心其從兄侍中暉深害其能因

諸之於帝詔尚書崔亮馳駟檢覆亮發日投暉  
首遂鞭撻三寡婦令其自誣稱壽興歷已爲婢  
壽興終恐不免乃令其外弟中兵參軍薛修義  
將車十乘運小麥經其禁之旁壽興因踰墻出  
脩義以大木函盛壽興其上加麥載之而出逐  
至河東匿脩義家逢赦乃出見世宗自陳爲暉  
所譖世宗亦更無所責初壽興爲中庶子時生  
顯在東宮賤因公事壽興杖之三十及顯有寵  
爲御史中慰奏壽興在家安有怨言誹謗朝廷

因帝極飲無所覺悟遂奏其事命帝注可直付  
壽興賜死帝書半不成字當時見者亦知非本  
心但懼暉等威不敢申拔及行刑日顯自往看  
之壽興命筆自作墓誌銘曰洛陽男子姓元名  
景有道無時其年不永餘文多不載顧謂其子  
曰我棺中可著百張紙筆兩枚吾欲訟顯於地  
下若高祖之靈有知百日內必取顯如遂無知  
亦何足戀及世宗崩顯尋被殺壽興之死時論  
亦以爲前任中尉彈高關讒諷所致靈太后臨



朝三公郎中崔鴻上疏理壽興詔追雪贈豫州  
刺史諡曰莊

壽興弟益生少三

忠弟德封河間公卒於鎮南將軍贈曹州刺史  
德子惺潁川太守卒於光州刺史諡曰恭

子疑字子仲出帝初授兗州刺史于時城人王  
奉伯等相扇謀逆棄城出走懸門發斷疑要關

而出詔齊州刺史尉景本州刺史蔡雋各部在  
討之疑返復任封濮陽縣伯孝靜時轉

尚書令攝選部疑雖居重任隨時而已薨於瀛  
州刺史贈司徒公諡曰懿

忠子暉字景襲少沉敏頗涉文史世宗即位拜  
尚書主客郎巡省風俗還奏事稱旨爲給事黃  
門侍郎初高祖遷洛而在位舊貴皆難於移徙  
時欲和合衆情遂許冬則居南夏便居北世宗  
頗惑左右之言外人遂有還北之問至乃榜賣  
田宅不安其居暉乃請問言事世宗曰先皇遷  
都之日本期冬南夏北朕欲聿遵成詔故有外

人之誦暉曰先皇移都爲百姓戀土故發冬夏  
二居之詔權寧物意耳乃是當時之言實非先  
皇深意且北來遷人安居歲久公私計立無復  
還情陛下終高祖定鼎之業勿信邪臣不然之  
說世宗從之再遷侍中領右衛將軍雖無補益  
深被親寵凡在禁中要密之事暉別奉旨藏之  
於櫃唯暉入乃開其餘侍中黃門莫有知者侍  
中盧昶亦蒙恩賜故時人號曰餓虎將軍飢鷹  
侍中遷吏部尚書納貨用官皆有定價大郡二

千匹次郡一千匹下郡五百匹其餘受職各有  
差天下號曰市曹出爲冀州刺史下州之日連  
車載物發信都至湯陰間首尾相繼道路不斷  
其車少脂角即於道上所逢之牛生截取角以  
充其用暉檢括丁戶聽其歸首出調絹五萬匹  
然聚斂無極百姓患之肅宗初徵拜尚書左僕  
射詔攝吏部選事上疏曰臣聞治人之本寔委  
牧守之官得其才則政平物理失其人則訟興  
怨結自非察訪善惡明加貶賞將何以黜彼貪

怠陟此清勤也竊以大使巡省必廣迎送之費  
御史馳糾頗回威濫之刑且暫爾往還理不委  
悉縱有簡舉良未平當愚謂宜令三司八座侍  
中黃門各布耳目外訪州鎮牧將治人守令能  
不若德教有方清白獨著宜以名聞即加褒陟  
若治績無効貪暴遠聞亦便示牒登加貶退如  
此則不出庭戶坐知四方端委垂拱明賞審罰  
矣又表以御史之職鷹鷂是任必逞爪牙有所  
噬搏若選後生年少血氣方剛者恐其輕肆勁

直傷物虺廣愚謂宜簡宿官經事忠良平慎者  
爲之詔付外依此施行後詔暉與任城王澄京  
兆王愉東平王匡共決門下大事暉又上書論  
政要其一曰御史之職務使得賢必得其人不  
拘階秩久於其事責其成功其二曰安人寧邊  
觀時而動須來邊將亡遠大之略貪萬一之功  
楚梁之好未聞而蠶蠶婦之怨屢結斯乃庸人所  
爲銳於姦利之所致也平吳之計自有良圖不  
在於一城一戍也又河北數州國之基本飢荒

多年戶口流散方今境上兵復徵發即如此日  
何易舉動愚謂數年以來唯宜靜邊以息占役  
安人勸農惠此中夏請嚴勅邊將自今有賊成  
求內附者不聽輒遣援接皆須表聞違者雖有  
功請以違詔書論三日國之資儲唯藉河北飢  
饉積年戶口逃散生長姦詐因生隱藏出縮老  
小妄注死失收人租調割入於己人困於下官  
損於上自非更立權制善加檢括損耗之來方  
在未已請求其議明宣條格帝納之暉頗愛交

學招集儒士崔鴻等撰錄百家要事以類相從  
名爲科錄凡二百七十卷上起伏義迄於晉宋  
凡十四代暉疾篤表上之神龜元年卒賜東園  
祕器贈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司空公謚曰  
文憲將葬給羽葆班劍鼓吹二十人羽林百二  
十人

陳留王虔昭成子紇根之子也少以壯勇知名  
登國初賜爵陳留公與衛王儀破黜弗部從攻  
衛辰慕容寶來寇虔絕其左翼寶敗垂恚憤來

桑乾虜勇而輕敵於陳戰沒虜姿兒魁傑武力  
絕倫每以常稍細短大作之猶患其輕復綴鈴  
於刃下其弓力倍加常人以其殊異於世代京  
武庫常存而志之虜常臨陣以稍刺人遂貫而  
高舉又嘗以一手頓稍於地馳馬偽退敵人爭  
取引不能出虜引弓射之一箭殺二三人搖稍  
之徒亡魂而散徐乃令人取稍而去每從征討  
常先登陷陳勇冠當時敵無衆寡莫敢抗其前  
者及薨舉國悲歎爲之流涕太祖追惜傷慟者數

焉追諡陳留桓王配饗廟庭封其子悅爲朱提王  
悅外和內佞太祖常以桓王死王事特加親寵  
爲左將軍襲封後爲宗師悅恃寵驕矜每謂所  
親王洛生之徒言曰一旦宮車晏駕吾止避衛  
公除此誰在吾前衛王儀美稱爲內外所重悅  
故云初姚興之贖狄伯支悅送之路由鴈門悅  
因背誘姦豪以取其意後遇事譴述亡投鴈門  
規收豪傑欲爲不軌爲土人執送太祖怒而不  
罪太宗即位引悅入侍仍懷姦計說帝云京師

雜人不可保信宜誅其非類者又鴈門人多詐  
并可誅之欲以雪其私忿太宗不從悅內自疑  
懼懷刀入侍謀為大逆叔孫俊疑之竊視其懷  
有刀執而賜死

弟崇世祖詔令襲桓王爵崇性沈厚初衛王死  
後大祖欲敦宗親之歲詔引諸王子弟入宴常  
山王素等三十餘人咸謂與衛王相坐疑懼皆  
出逃遁將奔蠕蠕唯崇獨至太祖見之甚悅厚  
加禮賜遂寵敬之素等於是亦安久之拜并州

刺史有政績從征蠕蠕別督諸軍出大澤越涿  
邪山威懾漠北薨諡曰景王

孫建龍襲爵為右位鎮北將軍懷荒鎮大將軍  
建子琛位恒朔二州刺史

琛子昱尚書左僕射

虔兄顓性嚴重少言皇太祖常敬之雅有謀策從  
平中山以功賜爵蒲城侯平盧太守特見寵厚  
給鼓吹羽儀禮同岳牧莅政以威信著稱居官  
七年乃以元易干代顓為郡時易干子万言得

魏傳二  
寵於太祖易干恃其子輕忽於顛不生具狀輕  
騎卒至排顛隊林而據顛坐顛不知代已謂以  
罪見捕既而知之耻其侮慢謂易干曰我更滿  
被代常也汝無禮見辱豈可容哉遂搏而殺之  
以狀具聞太祖壯之方言累以訴請乃詔顛輸  
贖顛乃自請罪太祖赦之復免其贖病卒

子崙世祖時龍襲父爵以功除統萬鎮將後從永  
昌王仁南征別出汝陰濟淮劉襲我隆將劉康祖  
也於慰武亭以邀軍路師人患之崙曰今大風

既勁若令推草車方軌並進乘風縱煙火以精  
兵自後乘之破之必矣從之斬康祖傳首行宮  
高宗即位除秦州刺史進西師隴西公卒諡定公  
子琛襲爵

毗陵王順昭成子地干之子也性踈佷登國初  
賜爵南安公及太祖討中山留順守京師栢肆  
之敗軍人有亡歸者言大軍奔散不知太祖所  
在順聞之欲自立納莫題諫乃止時賀力眷等  
聚衆作亂於陰館順討之不剋乃從留宮自白

登南入繫時故城阻灑水爲固以寧人心太祖  
善之進封爲王位司隸校尉太祖好黃老數召  
諸王及朝臣親爲說之在坐莫不祇肅順獨坐  
寐欠伸不顧而唾太祖怒廢之以王薨於家  
遼西公意烈昭成子力真之子也先沒於慕容  
垂太祖征中山棄妻子迎於井陘及平中原有  
戰獲勳賜爵遼西公除廣平太守時和跋爲鄴  
行臺意烈性雄耿自以帝屬耻居跋下遂陰結  
徒黨將襲鄴發覺賜死

子拔干博知古今父雖有罪太祖以拔干宗親  
委之心腹有計略屢效忠勤太宗踐阼除教誨  
太守吏人樂之賜爵武遂子轉平原鎮將得將  
士心卒諡曰靈公

子受洛襲進爵武邑公卒

子叱奴武川鎮將

叱奴子洪超頗有學涉大乘賊亂之後詔洪超  
持節兼黃門侍郎綏慰冀部還上言冀土寬廣  
界去州六七百里負海險遠宜分置一州鎮遏



海曲朝議從之後遂立滄州卒於北軍將光祿大夫

意烈弟勃善射御以勳賜爵彭城公卒陪葬金陵

長子粟龍世祖時督諸軍屯漠南蠕蠕闕表聞

粟亮直善馭衆撫恤將士必與之同勞逸征和

龍以功進封爲王薨陪葬於金陵

粟弟渾少善弓馬世祖嘉之會有諸方使命渾射獸三頭發皆中之舉坐咸以爲善及爲宰官

尚書頗以驕縱爲失坐事免徙長社爲人所害

子庫汗爲羽林中郎將從北巡有兔起乘輿前

命庫汗射之應絃而斃世祖悅賜一金兔以旌

其能高宗起恭宗廟賜孟陽豐侯顯祖即位復

造高宗廟拜殿中給事進爵爲公庫汗明於斷

決每奉使察行州鎮折獄以情所歷皆稱之秦

州父老詣闕乞庫汗爲刺史者前後千餘人朝

庭許之未及遣遇病卒

子古辰襲

昭成子窟咄昭成崩後符洛以其年長逼徙長安符堅禮之教以書學因亂隨慕容永東遷永以爲新興太守劉顯之敗遣弟元泥等迎窟咄遂逼南界於是諸部騷動太祖左右于桓等謀應之同謀人單烏干以告太祖慮駭人心沉吟未發後三日桓以謀白其舅穆崇崇又告之太祖乃誅桓等五人餘莫題等七姓悉原不問太祖慮內難乃北踰陰山辛賀蘭部遣安同及長孫賀徵兵於慕容垂賀公奔窟咄安同間行遂

達中山慕容垂遣子賀麟步騎六千以隨之安同與垂使人蘭紇俱還達牛川窟咄兄子意烈埤之安同乃隱藏於商賈囊中至暮乃入空井得免仍奔賀麟軍既不至而稍前逼賀染干陰懷異端乃爲窟咄來侵北部人皆驚駭莫有固志於是北部大人叔孫普洛節及諸烏丸奔衛辰賀麟聞之遽遣安同朱譚等來既知賀麟軍近衆乃小定太祖自營山幸牛川窟咄進屯高柳太祖復使安同詣賀麟因剋會期安同還

太祖踰參合出代北與賀麟會於高柳窟咄因  
追望旗奔走遂為衛辰殺之帝悉收其衆賀麟  
別帝歸於中山

昭成子孫列傳第三

魏書十五

魏收書昭成子孫列傳二

